



(台灣)
林清玄

如意菩提

作家出版社

I 267
215

90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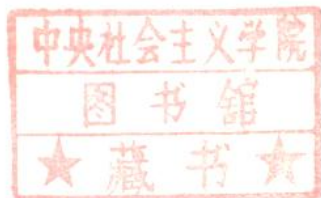
200408629



如意菩提

(台湾) 林清玄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如 意 菩 提

作者：(台湾) 林清玄

责任编辑：李玉英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37 千

印张：6.75

插页：2

印数：21,101—32,100 册

版次：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3 次印刷

ISBN 7—5063—0632—8/I·631

定价：5.55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有一位朋友在学插花，是日本某一流派的花艺。

我对日本人的花艺一向没有好感，因为那被称为花艺的，正好是集匠气与矫作于一炉。因此，我对潇洒且大而化之的朋友，竟去学日式插花觉得格外好奇。朋友告诉我，那看起来僵化的日式插花，其实只是一种格式，是性格与观点的锤炼，对于学得通达的人，不但仍有极大的创作空间，还能激发出人的潜力。她说：“插花和禅一样，表面上有最严苛的形式，事实是在挖掘最大的自由，你不觉得，只有最严格的训练才有最自由的资格吗？”

朋友的话给我不小的启示，原来插花也是“绝地逢生”的事。凡是绝地逢生就如悬崖断壁上开出的兰花，或污泥秽地清放的莲花，或是漠漠黄沙里艳红的仙人掌花一般，既刺人眼目，又具有禅的精神。什么事到了最高、最绝、最惊人，就被俗人看成是禅意了。

2021/13

于是，种花的说他的花里有祥，泡茶的说他的茶里有祥，捏壶的说他的壶里有祥，做生意的说他的企业以祥来管理，玩股票的人劝人要如如不动，连搞政治的都说他是以平常心来搞政治……对的，这些可能可以通向祥，但祥不应只是如此，因为祥虽在生活中，祥心却是在清高的峰顶，犹如白云飘过的青空，或闪电后开在天空的明亮之花，不应该随便被俗情遮埋。

祥有时在俗情里，但不应以俗眼观看。

就像学插花的朋友，说起她学插花获益最大的一件事。

她说：“我刚学插花时，老师教怎么插，我们就怎么插，三个月以后我才发现，老师每次插的花不是一朵、三朵、五朵，就是七朵、九朵，几乎没有二四六八的。我心里起了疑情，双双对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插花都要单数呢？我很慎重地去问老师，那位日本老师说，一三五七九是单数，插出来的花叫做‘生花’就是有希望的花，由于不圆满，才显得有希望。双双对对的插花是‘死花’，因为太满了。我听了好感动，留一些缺憾，有一点理想不能完成，永远留下一丝丝不足才是最美的呀！”

缺憾有时比圆满更美，真是不可思议，朋友的话使我想起为什么菩萨要留一丝有情在人间，而且一直在苦难的煎熬中游化。菩萨之所以比声闻缘觉更美更动人，那是他们在乎，在乎一切的有情，由于这样的在乎，追求事事圆满倒不是菩萨的志向，菩萨的志向是恒常保持一个有希望的观点，生生不息。

我还有一个朋友，学校毕业很久了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

工作，在工作上简直是颠沛流离，弄得全家人都为他的工作烦心。他的祖母竟为他的工作许了一个愿：“希望菩萨保佑我的孙儿找到好工作，如果他找到好工作，我死也无憾。”

结果，祖母不久生病了，他无暇顾及祖母，只好为了去应征一份自己最渴求的工作；祖母死的那一天下午，他接到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朋友说他一边流泪，一边茫然地看录取通知，他说：“如果祖母还活着，我宁可去作最粗贱的工作。”朋友说，他当时的心情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悲欣交集”。

“悲欣交集”原是弘一大师的遗偈，用自己的生命体会起来真有惊心动魄之感。悲欣交集不是一个空句子，而是生命的总其成，我们每天不都是悲欣交集吗？每月每年不都是悲欣交集吗？悲与欣有如形与影，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我为了安慰朋友，曾试写一偈：

欢喜平安日
感恩忧患时

我们能平安过日，固然应该欢喜，但在忧患时更不应失去感恩的心，因为如果没有忧患时的感恩，我们何能真切体会平安的欢喜呢？生命里的悬崖断壁、污泥秽地、漠漠黄沙都是忧患。在感恩里，却开出了幽兰、清莲、仙人掌花，如果能把忧患之美移植，大部分日子就可以平安而欢喜了。

有一次，我因为个人生命的苦厄，去请教我的老师，她告诉我四个字：“受苦真好”！

受苦的好，在于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受苦，就无法体会真实的喜乐；在于有大痛苦的人，才能得到大解脱；在于菩萨畏因不畏果，凡夫畏果不畏因。如果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受苦是慈悲心和智慧心勇猛生起的激素。自己受苦，使我们生出菩提；看别人受苦，使我们悲心流露。只有在真实深刻的苦痛里，菩萨才会刻骨铭心地立下拯救众生的悲愿，唯有菩萨从深陷的泥泞中拔出双足，才有机会认识到众生深陷泥泞的无力、无奈，与无助！

受苦时流的泪滋润了我们的悲心、灌溉了我们的智慧、坚固了我们的志愿、拉拔了我们的力行。从最低最低的角度看，是消除了我们的业障、增长了我们的福慧！

呀！“受苦真好”！

生命不能没有风雨，风雨来时又如何？

不要阻止风，应将此身化为风，

不要制止雨，应将此身化为雨。

日本密教祖师空海大师如是说。他告诉那些苦难的人说，不要担心风雨来袭，重要的是把心中的阳光唤起。他更悲切地说：“没有此世岂有彼世，逃避今生何有来生？”是的，此世今生就是不可逃避的，风风雨雨也是不可避免的。曾经有一位陶艺家，把他父亲的骨灰磨碎合着瓷土，烧成一个美丽的白瓷花瓶，认为那是纪念父亲最好最纯净的方式。因为父亲生前最期待他成为杰出的陶艺家，他做到了，父亲骨灰做成的花瓶，象征着今生的面对与不朽的期待。

这位陶艺家在记者访问他时，说：“我希望捏一个最美丽的陶罐，来装自己的骨灰！”

多么美而动人的回答，只有看清人世的人才说得出来，这使我想起憨山禅师的《山居诗》：“生理元无住，流光不可攀；谁将新岁月，换取旧容欢？”在岁月之流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攀附的，愈早看清这种真实，愈能诚挚地面对自己的今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陶罐来装自己的骨灰，何不及早捏一个最美丽的陶罐呢？

投生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事事如意，唯有悲智双运的人能以如意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事事如意或者可以看成是插花里的“生花”，永远抱持希望；或者可以说是“受苦真好”，背后有着广大的悲愿。

我欢喜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也许没有也许”，译成佛经就是“法尔如是”，生命的欢喜忧患，如意或不如意，如是观如是行，不只是“也许没有也许”，根本不需要去分辨那个也许。

这一册《如意菩提》所要表达的正是如此，只要我们唤起心中的阳光，就能在在处处都有法味。平安处有禅悦，动乱里何尝没有法喜呢？用如意的、光明的、广大的心来对应生活，活着一日就尽一日的本分，无怨无悔，以心对境，不为俗情遮埋，如是而已。

写《如意菩提》时，我的生活正面临极大的动荡，感谢妻子小璩，为了护持我写作菩提系列，她承担了许多病苦，因此菩提系列如果有什么功德，我愿全数回向给她。

感谢我的老师廖慧娟，“受苦真好”就是她的教化，但愿

我所做的一切光明都全数回向给她和她的家人。

感谢“法如”的同修慈悲护持，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他们。

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我的母亲林潘秀英和先父林后发。

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

《华严经》说：“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让我们在这苦难的人世中互相点灯，来看黑暗中的至宝吧！

最后，让我们随着普贤菩萨来发愿：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甚深正法利
灭除烦恼尽无余

林清玄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
于台北永吉路客寓

目 录

自序	1
----	---

波 罗 蜜

一朝	13
油面摊子	17
只手之声	20
不是茶	24
不着于水	28
掌中宝玉	32
鸟声的再版	35
好雪片片	39
清雅食谱	42
纯善	46

送一轮明月给他	50
秋天的心	53
老实镜	56
正义堂与幸福堂	60
心里的水银	63
珍惜一枝稻草	66
人格者	70
安息	73
独乐与独醒	77
这一站到那一站	80
荷花之心	83
鳄鱼与狗打架	86
爱水	89
掌上	92
宇宙王	97
以智慧香而自庄严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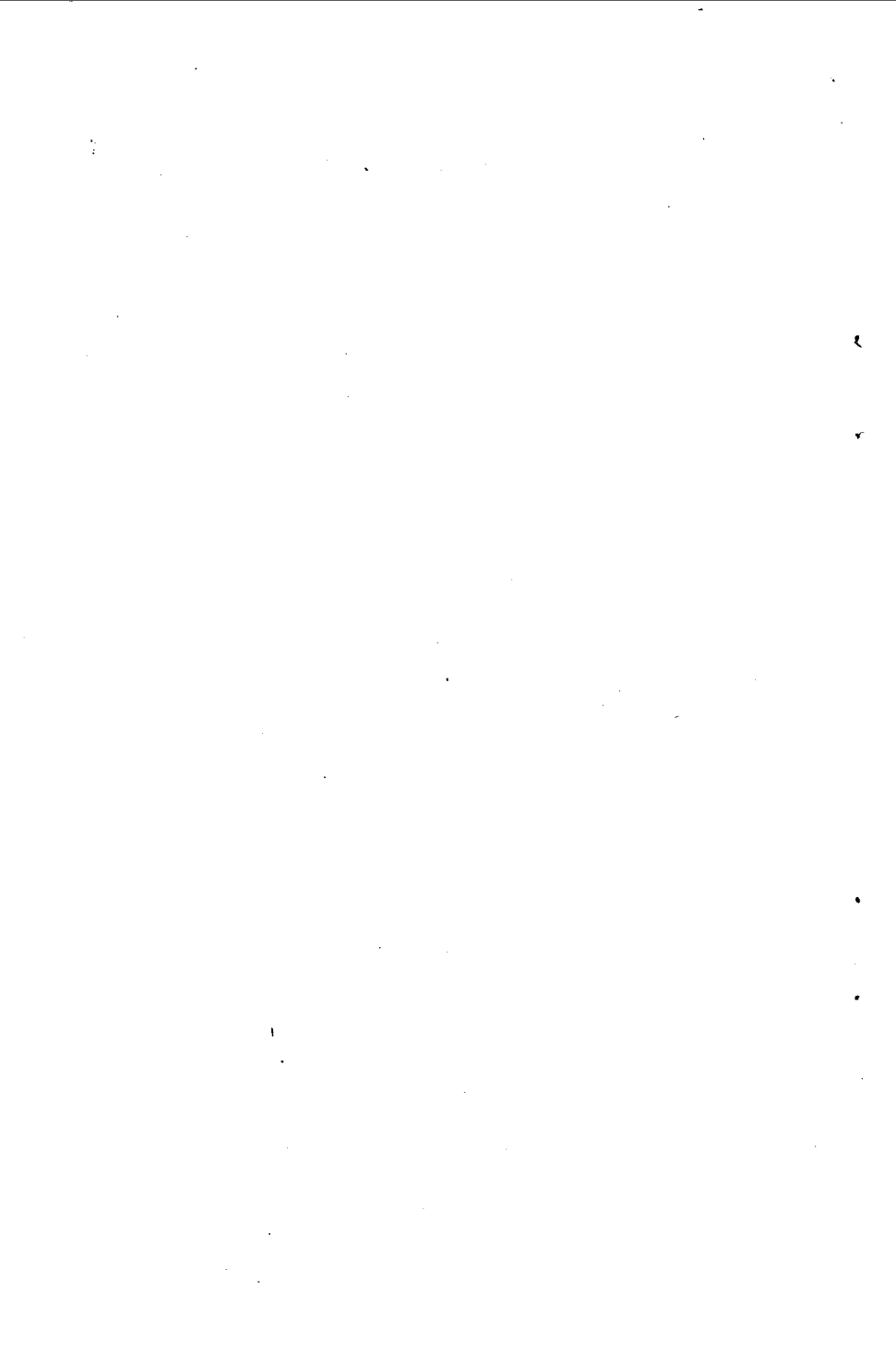
曼陀罗

高僧的眼泪	107
云水	111
如意	114
善听	118
智慧是我耕的犁	121
大地的证据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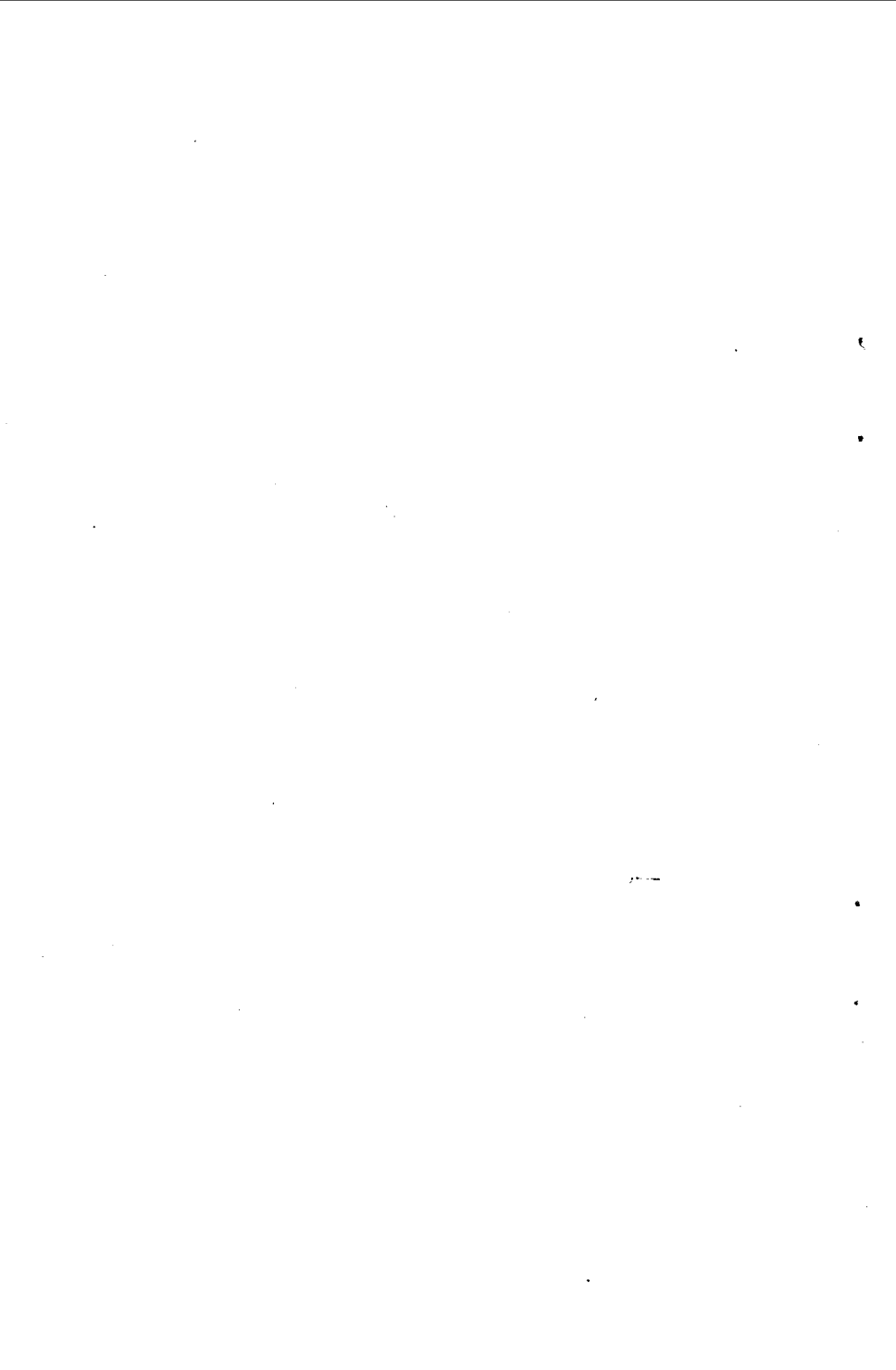
女身成佛道.....	128
跳跃的黄豆.....	140
大海与馨香.....	146
心有琉璃色如雪.....	156
双叶双壁.....	162
好禅.....	167
观照世间的音声.....	174
如意珠.....	179
天下第一.....	182
心无片瓦.....	186
惜生诗抄.....	190

附录：

七情掠影	罗乃萱 203
------------	---------



波 罗 蜜



一 朝

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似懂非懂，读到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段，以及她的葬花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落花也会令人忧伤，而人对落花也像待人一样，有深刻的情感。那时当然不知道林黛玉的自伤之情胜过于花朵的对待，但当时也起了一点疑情，觉得林黛玉未免小题大做，花落了就是落了，有什么值得那样感伤，少年的我正是“侬今葬花人笑痴”那个笑她的人。

我会感到葬花好笑是有背景的，那时候父亲为了增加家用，在田里种了一亩玫瑰，因为农会的人告诉他，一定有那

么一天，一朵玫瑰的价钱可以抵上一斤米。可惜父亲一直没有赶上朵玫瑰一斤米的好时机，二十几年前的台湾乡下，根本不会有人神经到去买玫瑰来插。父亲的玫瑰是种得不错，却完全滞销，弄到最后懒得去采收了，一时也想不出改种什么，玫瑰田就荒置在那里。

我们时常跑到玫瑰田去玩，每天玫瑰花瓣，黄的、红的、白的落了一地，用竹扫把一扫就是一畚箕，到后来大家都把扫玫瑰田当成苦差事，扫好之后顺手倒入田边的旗尾溪，千红万紫的玫瑰花瓣霎时铺满河面，往下游流去，偶尔我也能感受到玫瑰飘逝的忧伤之美，却绝对不会痴到去葬花。

不只玫瑰是大片大片的落，在我们山上，春天到秋天，坡上都盛开着野百合、野姜花、月桃花、美人蕉，有时连相思树上都是一片白茫茫，风吹来了，花就不可计数地纷飞起来。山上的孩子看见落花流水，想的都是节气的改变，有时候压根儿不会想到花，更别说为花伤情了。

只有一次为花伤心的经验，是有一年父亲种的竹子突然有十几丛开花了，竹子花真漂亮，细致的、金黄色的，像满天星那样怒放出来，父亲告诉我们，竹子一开花就是寿限到了，花朵盛放之后，就会干枯，死去。而且通常同一母株育种的竹子会同时开花，母亲和孩子会同时结束生命。那时我每到竹林里看极美丽绝尘不可逼视的竹子花就会伤心一次，到竹子枯死的那一阵子，总会无端地落下泪来，不过，在父亲插下新枝后，我的伤心也就一扫而空了。

多几次感受到竹子开花这样的经验，就比较知道林黛玉不是神经，只是感受比常人敏锐罢了，也慢慢能感受到“昨